

史部傳記類

雜錄之屬
據指海本鈔出

國朝錢良擇撰

出塞紀略一卷

康熙中隨張鵬翮出使
俄魯斯至噶爾噶折回

沈佳借國朝詩別裁集卷三十八
錢良擇官王友江南常熟人著有
梅雪集王友隱夫史出使海外
王同朝貴使塞外德威遠威
謝身亦官不主好帶而所道唐詩
子難規極好出天福諸不可一律拘
也

出塞紀畧



康熙戊辰夏五月朔日壬申

虞山 錢良擇木庵

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瑋馬喇等率
同使諸臣進見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張鵬翮兵科給事
中臣陳世安特膺簡命同預叅畫
綸言指授諄諄受
命陞辭而出

初二日癸酉滿漢文武諸臣寅出德勝門
上以遠使絕域宜加擁衛命選精騎萬餘人隨行古卿

元至神謀撰中堂事記云
自後二年二月發自燕京是
夕宿通至北郭台午憩海
店距京城廿里則清河即元
代之海店也又云是晚宿南
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入
居庸關據此則居庸
南口蓋即元代之新店

行旅從之義也。私從僕馬，復踰萬計。墜伍嚴肅，列幟井
然。霞旆霓旌，飛揚空際。連亘二十餘里。京師內外夾道
聚觀赫赫，傳為盛事。兼命皇長子乘騎，躬行二十里
至清河。慰勞使臣，宣賜乳茶。諸臣望闕謝
恩訖，即整旆而行。午過沙河，晴暑特甚。夜屯居庸之南
口。萬峯環翠，山風陡作，俄頃而息。迴顧神京，已南去九
十里矣。

初三日甲戌，天晴無風。是日自早至暮，竟日山行。石路
崎嶇，時蹶馬足。兩峯壁立，中為通衢。愈登愈高，不知其
所止極。十五里至居庸關城。城門顏額曰：天下第一雄

明宣學修輿地名勝志八
達嶺在延慶州城南三十三
里居庸關外

關。名稱其實，蓋京師北面之極衝也。淮南子曰：天下九
塞，居庸其一。可見險要。自昔而然。出關山勢尤奇，危峯
插天，翠屏丹嶂，掩映複疊。三里至陰涼崖，山高蔽日，因
以名焉。有白鷺飲啄其下。又五里至彈琴峽，水流其間，
潺湲有聲，峽端緣崖置屋，若凌虛然。峭不可梯，諦視莫
得其所由登之路。又三里至居庸上關，城稍低而山益
高，又十二里至八達嶺，迺山之絕頂也。胡嶠記：自居庸
西北入石門關，關路狹隘，一夫可以當百。迺中國控扼
契丹之險。或以為此即石門關也。元人以為居庸北口，
築城設戍，卒於其上。山水記：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

建瓴若窺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居庸關城而在八達嶺。信然矣。下山路漸平。五里至空道。即平原矣。志云空道有二路。自延慶州至四海治為北路。自懷來衛至宣府為西路。八達嶺為居庸之襟吭。空道又居庸之籬籬也。自居庸南口至空道計程五十里。凡過長城六層。地勢北高南下。相去不知凡幾。空道號稱平地。然已高出京師萬山之上。絕險天設。豈偶然哉。又行二十里過榆林驛堡而屯。回顧山巔城痕高下如線。束蜂腰然。坡間馬躡花特盛。即吾鄉書帶草也。得詩一首。

題居庸關

大地如屋廬。面南而背北。北向瑾其戶。以拒朔風力。偉哉居庸關。鎖鑰奠北極。百里共神京。脅脅勢相直。萬峯層疊起。左右爭輔翼。或整若屏風。千仞排劣巖。或銛若劔鋸。刻削聳旋側。高下繚以城。數重足練織。羊腸中貫之。一線乍通塞。峭壁夾東西。紅日午為黑。奔泉琴瑟鳴。怪石虎豹匿。飛鳥不能過。雲霞亦異色。山靈似有知。各效環衛職。吁嗟開闢初。造化何奇特。設此作保障。今古擁王國。我乘使者車。憑軾壯胸臆。忘其驅騁艱。叱馭過偏仄。作詩紀天險。兼以歌

帝德

方觀承松漢草曰今土默特部即明土木世嗣告絕朝廷擇部內一人授為都統以領其眾居歸化城崇方說則土木在歸化城故方詩之土木兵連河套確云此記之土木即唐統漢令土木堡屠懷來縣東西懸絕以明史致之似此記為是

崇和崇北極鋪亦有沙城在興和北與此沙城不同此元時官酒務也以上站懷來下站雞鳴驛知之錄云道邊有土垣宛如小城向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

遼史奉聖州屬西京道石晉高祖割獻太宗

方輿紀要雞鳴驛在萬全都指揮使司東南六十里又曰上花園在保安州西四十里又州西三十里為下花園相傳遼蕭后種花處

會學佳名勝志善金都指揮使司秦上谷郡漢下落如

初四日乙亥晴暑二十里至懷來十五里至狼山又一

案懷來即北齊之北燕州也唐改稱為媯州五代晉

石晉割賂契丹又改稱可汗州金廢其州至明初改

置懷來衛靖難兵起成祖謂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

之理遂拔懷來而守之山後諸州以次降附於是北

平之肩背益固土木名統漢唐初高開道據懷來時

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正統末車駕至此困於也先

初五日丙子晴暑二十里至沙城即隋總管李崇拒突

厥之所也旁多白花甚香不知其名又二十里至保安

州本石晉奉聖州也以納於契丹而名又二十里至雞

鳴驛飯於城脚之下又五里至下花園又十里至上花

園峯巒迴抱流泉遶之水光山色應接不暇迺遼蕭太

后行幸故地也泉中多細魚水急不可垂釣晚大雨驟

作避於柳陰之下既霽傍山而行

午行

時雨天中節浮雲塞外身葵榴誰勝事沙磧自良辰

披葛涼添絮傳杯礮滌塵神京三百里南望月鉤新

初六日丁丑大風從東北起驚沙撲面礮礮有聲微雨

隨之馬不能進勉力行四十里至宣府城周圍數十里

地唐之武州也石晉後漢于陸
金元置州郡曰宣化曰宣德
我朝立宣府等衛附郭此外
有善全開平龍門赤城等衛
環擁之宣府左右前街凡三又
有興和守御所于戶西自大興
街移來者

萬瓦鱗次樓坊櫛比可敵江淮間名郡誠邊城一雄鎮也

紫宣府係秦時上谷郡地明初洪武四年詔盡徙其民於居庸關內而虛其地二十六年改置萬全都指揮使司設附郭宣府左右二衛以是為西北腰脇要害之所駐兵三十萬鎮遏之歲輸金穀餉餽所費不可勝計

本朝內外一家邊庭無事駐防甲士不過數千而已暑甚權憇城北古廟中晚大風止又行十里至柳河川而屯營焉口占一律

上谷道中遇風

陡然晴旭掩朝暉動地雄聲似吼威橫掃亂雲天際去猛驅驚石馬前蜚無邊塞草翻青浪一派征人響鐵衣似為

聖朝張武烈故憑餘力展旌旗

初七日戊寅晴朗無風亦不甚暑行共五十里至張家口下堡城周五六里明宣德四年所築商賈輻輳居然一大都會大抵北邊近塞自有明三百年來歲受蒙古之擾干戈頻迭戰守無時其苦累備至逮我朝定鼎滿漢為一蒙古諸色上下人等並無侵寇出入止憑符信

唐中書初白供奉慎行於唐
 聖祖巡邊
 自與安嶺程致回至暢春苑
 十五站其入關自張家口令檢
 人海記就其占此合致者鈔
 為當時驛站之證
 自與安打巴漢至西巴里台与
 此記不同約十五里至
 察罕托羅海二十里至
 能羅寺又三十里至
 張家口五里
 下堡城六十里
 宣化府十八里
 泥河十里
 鷄兒梁響水鋪二十里
 上花園十里
 下花園雜寫山雜鳴驛
 十五里新保安二十里
 沙城二十里
 土木驛三十里
 懷柔縣有廣慈寺二十五里
 榆林堡二十五里
 宣道五里
 八達嶺三里

青龍橋三里
 石佛寺二里
 彈琴峽五里
 居庸北關十五里
 南關二十里
 文頭六十里
 暢春苑
 此記初曰以前皆從此行惟
 初九以後往西則与入海記往
 東者多致耳此記之察罕托
 羅海打即入海記之察罕托
 羅海也查係屬驛故當
 時所得之跡程係進御之
 本於此站較詳且係致證也

為驗入塞之際有無貿易如一家人故其居民案業日趨
 繁庶不讓中原大郡也又五十里至上堡其廣與下堡等
 然其南面無城北面長城橫截山腰出城即蒙古界矣
 案前漢書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
 為塞置雲中九原鴈門代郡秦始皇帝兼併六國因
 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萬
 餘里並令蒙恬修築北却匈奴於漠外此長城之盛
 也今考所謂造陽地在上谷界中則是地之長城蓋
 燕所築而秦所修也

出塞里許憇於道傍大石下石高十餘丈南障日光可
 陰數人下有碧澗澗邊泉源湧出大如盆盎滴滴有聲
 掬而飲之甘涼特異斜陽掛嶺又行數里而屯得詩二首
 長城行
 吁嗟哉燕王秦始皇先後爭雄豪築城千仞忘其勞丹
 崖翠壑莽高下玉環素練圍周遭錯鐵為筋石為骨
 峩峩鍵鑰金墉牢一坏半劃坤維斷判然中外分山
 腰臨洮其頭遼海足九羣雉堞摩層霄想當役夫舉
 杵時豈惜億眾聲啼號胡不更北數萬里并包漠北
 為農郊壯圖盛氣止於此其餘割棄資蓬蒿荒哉二

世欲施漆。蔭室蕩蕩。徒傳嘲。千秋數姓恃此險。緣邊
未免聞鳴鶻。吾

皇神武馭以德。窮髮遠近均恩膏。大開關城置郵遞。骨
都頡利爭來朝。

出塞口占

黃日壓邊城。風搖大將旌。弓刀三萬騎。一騎是書生。
初八日己卯。晴寒如京師。九月行十里許。上高山。石路
磽确。頗多覆車。亂山層疊。殊無林木。草特肥茂。有水遶
石而流。山麓路傍。間有居民房舍。行六十里。屯於察罕
陀羅哈打八。察罕陀羅哈。譯言北首也。打八。譯言嶺也。

打八官書多作達坂
此察罕陀羅哈打八者蓋印
元張德輝他行三野嶺嶺也
他行作托胡對秉忠藏春集作也乎嶺

自入蒙古。其方言雖異中華。然既歸附

本朝。每歲朝貢。其土語及字義。理藩院官更多備曉之。
故所歷地名與方物等。猶能以滿語及中國字音通譯
之。暨入噶爾噶界。則雖通好日久。而地名不能全曉矣。
初九日庚辰。晴暑。士馬蚤發。石路偏仄難行。七八里外
道漸平。地多花草。有藜簇如圓蓋者。蕊紅花白。其開也
自邊而中。故多中紅。邊白者全放則純白矣。有黃類金
雀者。有白瓣五出。香似麝者。皆不知名。道過蒙古帳。見
其斲木為門。頂上中空。覆片毡於其外。以繩牽之。晴啓
雨避。正中。壘石作竈。上加鐵圍。用以安釜。執馬通以烹。

甃北置木榻高可尺許其卧所也衾褥皆羊皮圍之旁置以木櫝貯食用物貧者并此無之以革襯毡席地而已牛溲馬渤狼籍徧布臭聞帳外而彼獨寢食其中無異衽席也蒸漿為酒從人有以釵易醉者行五十餘里屯八廬哈蘇泰譯言柳條溝也溝水甚清然絕無所謂柳條者意或舊日有之相傳不改云遙望北山穹廬簇簇畜產成羣黑白相錯如疊雪堆雲然晚御前侍衛至傳

上溫旨慰勞羣臣頒賜牛四百頭羊六千口

初十日辛巳早起陰雲蔽天跨鞍行不數里驟雨大作

岡阜多岐中塗塗失道詣蒙古帳避雨但其中牛羊男婦雜沓而居覺穢不可入不得已遂冒雨前進委曲尋路行七十餘里屯哈爾哈冷亂山環抱譯言古屯田地也控衣出水人可升餘晚雨止復見晴色

十一日壬午曉晴寒甚露重如珠帳幄沾溼行十里許有黃羊突出約十餘口狀雖似羊而啼高如鹿其行若飛逐之不得有鳥名阿蘭其大如鳩而褐色迎風飛翔力竭乃下從人多於草間探得其雛中途見榆樹一株矗立道左高四五丈出關以來所未見也又有石槽石碾石磨遺棄荒郊蔓草間意舊有民居午餘甚暑共行

百有餘里。屯招哈窩兒。譯言莊地。其地平衍如掌。四面皆山。山下有泉。泉傍茅舍分列。地多耕種。云是內大臣所置莊也。

十二日癸未。曉晴。日有暈環。行十餘里。上山岡。一山未盡。一山復出。愈登愈高。上多下少。出塞以來。地勢皆然。而是日所經為尤甚。山有喇嘛葬處。壘亂石為墳。其高丈餘。其上徧插旗槍。以木為之。類優人所執者。去大路二三里。有喇嘛廟一所。磚石蓋成。純似佛刹。四隅縛竿懸旗於上。氈幄繞之。野田中有二石幢。圍盈抱。長三尺許。四周鐫字。下截為清書。有能辨之者。上截字類梵書。

元張德輝塞北紀程自昌州
北行百餘里。入行四驛。始入沙
陀。際陀所及。善觀石寸壤。遠而
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
積沙也。

招哈是昨日宿站

不可曉。字皆硃填。意亦喇嘛所置也。午餘暑甚。暫憩山阿。旁有清泉。以手掬而飲之。涼爽沁腹。共行百餘里。屯於他喇布喇。岡原圍抱。形類招哈。廣則倍之。地有流泉。廣丈深亦及丈。曲折萬態。縈紆而西。中有魚長五六寸。類陽鱈。而短鬣。可捕易得。土人埋耕具於水次。埋爨薪于地窖。而移屯於他。所有發而見之者。其人馬上相逢。亦以樓抱為禮。有喇嘛曳橐駝求售。而能漢語。訊之。蓋平涼人也。

十三日甲申。晴爽。早行。平山綿衍。有二石幢。壘立荒原。圓長如昨所見。上置二磚。下復有斷磚數截。墜於地。俱

國朝高士奇松亭行紀烏爾
布爾塔爾站有草名長十
元宮選祿迺賢塞上曲忽見
一枝長十折來替在帽卷邊
又貢師秦濼河曲忽見草開
長十八人手持帽蓋前

鑄蒙古書滿其上莫之辨也。有石碾圍徑五六尺製如
樂肆之鐵砧其下砌石為槽以承之圓轉如環徑三尺
許而槽厚纔半尺碾厚亦不及三寸不知何所用之同
行有得阿蘭烏離以見遺者其母飛繞哀鳴殊不畏人
因命從者釋之刷羽飛躍而去行五十里屯阿盧蘇泰
華言盧溝也相傳以蓄蘆葦今已無之其地兩山對峙
大道中通屯營相望宛轉十餘里若畫圖然泛水流道
傍上清下濁甚便汲者有花色深紅而葉如豌豆簇葉
成穗名長十八元人詩有忽見一枝長十八摘來簪在
帽簷邊意即是也晚大風起天外雨脚盤旋不及屯所

飛沙透帳堆積遍地飲食無非沙也糧車在後追不能
及有蒙古人助從者負米先送至犒之以飯無寸儲而
立盡數十盃計兼六七人之食然軀幹中人爾是日得
詩一首

詠長十八

深紅若個種黃沙。豔色還疑出漢家。三十六宮春欲
去。平分一半與閒花。

十四日乙酉侵晨大雨長盡乃晴行四十里至鄂託阿
平皋千頃萬山環之水流地中廣不數尺千迴百折自
西北而東南芳草綠縹不見沙土紅花蓋之遠近掩映

鮮嫩如片霞。意即胭脂草也。雷雨大作。雨雹如彈丸。人畜被擊俱辟易。晚霞始克屯營。二僕從而後。兼程追及。夜黑不辨路。以手就地。捫馬通之。燥溼以識道途。是晚既至營後。有蒙古人以畜產為市。始用茶布。不用銀錢矣。夜嵐氣滿山。本日得詩一首。

馬上見臘脂草作

攬轡行吟日欲斜。忽驚沙草變繁華。乾坤何處無殊色。沙漠居然饒麗花。寒重故留春入夏。豔多渾訝霧籠霞。畫圖人面來時路。猶為香魂襯鈿車。

十五日丙戌。曉晴。四山清皎。忽有白霧如疋練。縈繞水

以玉堂嘉話所載元張德輝
紀程之此當是金時昌州
池地金史昌州寶山有柏際
也其南去不遠則旺人繪
宣府邊國之舊舊泊等處
之也

涯瞬息間自下而上。瀰漫蔽天。對面不相見。食頃而散。輕陰微雨。道傍紅花滿地。黃花開之。爛若披錦。紅者五出雙瓣。有花無葉。黃者其形類金錢菊。薄荷蒿艾尤多。馬蹄踐之。香聞數步。行至五十餘里。忽見高山當面。望之無路可通。近而即之。若然中分。兩岸壁立。中為坦道。以達往來。天造地設。絕無登陟之勞。窈窕盤旋貫山而進。流泉一道。隨路曲折。或左或右。蜿蜒而西。水石尤奇。石穴中空。不知淺深。如甕如屋。凡數十處。相傳為文殊。跌坐藏修之所。或如伏虎。蹲踞崖端。或如筆架。或如劍鋒。森森散布。上下皆有。樹為樺木。為山楊。有大盈抱者。

全史按州柔遠縣有查刺
嶺與此諸刺克二字其音相近

方輿紀要九十九泉在保州
統觀書天賜二年登武要
北源觀九十九泉武要漢定
襄郡屬縣也泉蓋在大同
西北境
曹學佺名勝志寰宇記
引唐書貞觀十四年勅自
朔州北界定襄城移靈州及定襄和于此揭定襄城去大同治西北二十八里漢定襄郡也

全史按之此當是金接州治之
柔遠縣城全志接州柔遠
有無子城羊城推場札拉嶺
河山大漁澤行宮有極光殿蓋
大空開以城而諱宣德州官佐
州今之宣化府宣化也

山蒼樹翠十餘里掩映相屬塞外佳勝未有過此者山
名抑母陀阿說南去大同不遠蓋出關以來路皆西行
是日稍折而西北也權憇山盡處水邊樹下草特肥茂
縱馬飽食有垂釣者水急不能得魚驟雨忽作旋止又
行二十里屯於迭不遜哥兒譯言山坳也其地平而四
面皆山一山名和碩克華言肺也對面名諸勒克華言
心也蓋皆狀山之形山巔有九十九泉伏流而下匯為
長河直達歸化城

案魏書天賜二年登武要北源觀九十九泉武要定
襄郡屬縣在大同西北水經注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

遺史地理志西京道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為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地隋豐州天
寶初九原郡後唐天德軍太祖神冊五年下有六鹽澤及九十九泉沒超澤古積口

北千餘里又案遼志亦載鹽澤九十九泉意即是也
十六日丁亥晴爽可人行十六七里遇有土城甚址尚
存城門四面雉堞宛然城內山岡橫亘于城之中若十
字然瓦礫布地空無居民圍十里許西南兩山雄峙頂
方如印從下仰而望之如疊石築成者徧求數里內外
絕無土著一人無由詢其地名自城以北地多開墾頗
饒耕具又行二十餘里道旁有河流清澈中多白石
磷磷相錯有魚長五六寸以至尺許兼多青蛙較小于
中土所產者土人嗜之謂其味極佳蒙古之珍饈也又
行十餘里上峻嶺嶺名窅兒城打八譯言最高嶺也直

上四五里過嶺地皆黃沙路平而甚窄兩山夾道亂樹
蒙茸山巔多樺樹山麓多榆樹草尤肥縹青蔥翠徭高
可及膝又行二十餘里屯舍喇迭不遜譯言平地也平
原如砥有樹數十株有土室三四所河水縈之境界頗
勝其屋皆喇嘛廟也急雨旋霽涼風襲人得詩一首

過空城故墟

創建自何代形模尚略存霸王人掃跡興廢土留痕
沙塌岡身斷山孤石勢尊思為鮑昭作攀吊與誰論
十七日戊子涼爽如深秋平明起行馬首向北一望地
皆平坡沃饒頗多種麥者不知其何時收穫也行五十

標華嚴塔題名則此即遠
金三聖地志云豐州富民
縣故城也

明會通陞山西名勝志曰華嚴
寺在大同城西門外實建于遠內
有南北兩東西廊北閣下桐石
像數尊中石神主五男三女
二銅神主六男四女二內一銅人象
冕帝主三像垂豆而坐餘皆
巾幘帝服危坐蓮華傳遠帝
后真形也重熙七年建國朝
洪武三年陞正殿為大有倉二
十四年即敕藏置僧綱司
寺復立焉

餘里復見空城基址頽壞甚於昨所經者其大相彷彿
屠一座高矗天半六角七級純磚砌成不用木石外向
寫作菩薩天王面面拱立承以蓮花花瓣外撐數尺因
以為簷刻劃玲瓏生動如真全未剝落但丹堊漫漶爾
南篆書顏額曰萬部華嚴經塔每級高三丈許階梯而
登首級有石碑八座陷入壁間暗不可讀吹火照之字
體頗工開列男婦數千百人姓名別無隻字誌銘中有
忠勇校尉某漢兒都目某女直都目某通事某種種名
色姓名類多中華氏族其女直姓名者十之一爾傍及
婦人或稱妻某或稱娘子某氏或稱某娘娘俚俗可笑

樂金重修則不越於金可知
金史地理志西京對大同府
約七大同有遠帝后像至華
藏寺
曹學佺山西名勝志云元魏
宮垣至大同府城門外有土
去至西對峙即進廟廢
為天王寺之曰遠金宮酒
大同府城西門外有二王臺
以遺廟之制刻寢之基猶
存城內有保安殿金天宮中
建城西北隅有社裏樓相傳遠時蕭太后所創

頗似村氓所為其一碑署曰萬部華嚴經塔看經人數
糾首比邱福州惠仁發宏誓言如有情數經為看毗盧
海印定光寒願眼恆無缺陷諸苦惱大地衆生俱如普
賢行滿此外絕無紀載可考彼地相傳舊有石碑備書
修建始末以金銀鏤錯其額為竊盜者取去蓋傳聞失
據久矣上六級稍明啟二牖以納日光其間或東西向
或南北向層層相間絕頂第七級中空如庭中間無物
東首壁端大書曰大金大定二年奉勅重修不言其自
何代始以此推之疑其創於元魏高宗以後壁間題署
甚多大抵皆金元人遺筆多有墨蹟如新而語皆麤鄙

查慎行海記曰塞山有毒
草中人肌膚甚毒蜂蟻自
唐山營跡汗鐵木嶺而外
遍地有之俗名蠟子草蓋
高四五尺葉如麻嫩時可供
馬料性毒則疥癩不可觸
王士禛雜錄云其甚毒蟻者
杜詩云其甚毒蟻者
吳若注蕪草是也一名山非
謂之如蠟尾之蟻人今城郭
郊野皆是有蠟子草蟻
此二物皆蜀地最可憎也
則四川亦有蠟子草不必塞外

重傳其真不敢妄易一字備錄於後塔內都無佛像亦
無鳥雀窠巢間有鴛鴦飛集於下地多蝎子草似麻而
短手誤觸之痛楚不可耐無異被螫於真蝎也飯於塔
下野田中有蒙古人獻茶及熟黍米各一盃跪拜甚恭
酬以肉炙彼即跪食其半盡懷其餘嚮于衣絮中叩首
作禮頌謝而去不辨其為何等語也整轡而行又閱二
十餘里屯於歸化城之東南可十五里水旁途次土室
頗多是晚大風陡作不久旋止

附錄華嚴塔題名

總管府判石仲玉至元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來遊於

此今人同古人。殘月如新月。
至正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劉拱同潼川二婦人同姐
問姐題。

天堂路。大德二年五月初九日書。

欽差戴聰明。四川江安縣人。元統二年四月初八日
來登。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桃花老。采芝何處不歸
來。白雲滿地無人掃。至治三年二月十一日書。

至元六年五月初三日。文山相國幕下相士三人到此。
大定十八年三月十二日。關西鎮戎軍樊典到此題。

此宋人魏野在觀集
詩也存世係尋隱者
不遇

皇史世居志鳳翔縣宋秦
鳳翔有鎮戎州下刺史奉
鎮戎軍大定二十二年為州

豐州在城塔

至元十一年五月。豐州管水鴉提點王英張伯川題。
大朝至元八年。西夏國仁王院僧惠善同進宣冲平
五禪師到山記。

朱朝大明國。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增廣生員
段清。字希濂。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韃兵大舉
攻開堡塞。將一家近枝六十口殺盡。止存清一家大
小五口。俯念斯文一脈。留其性命。恩人達爾漢帶回
北朝。路逢房叔二人。段應明。段茂先。又遇妹夫石枚。
清妻陳氏。男甲午兒。官名段守魯。長女雙喜兒。次女

賽喜兒陳氏於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病故。閏五月二十七日晚夫石枚帶甲午兒投過南朝去了。六月初八日留名。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迴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瑞伯書。

十八日己丑晴涼行十五里至歸化城。城為蒙古之要地。設官鎮守。其廣如中華之中縣。南關顏額上為蒙古書。不能曉。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以嶺名翁阿而知之。城中有瓦房一所。磚壁堅緻。官設糧倉也。餘者土室而已。空地居半。城南民房稠密。數

曾學之佳。山西名勝志保德州在太原府城西五百里。其地曰歸化城。青山負焉。嘉靖初年。以未之命。桂晉士南。玉連。歸化。北至青山。在歸化城。西至黃河。南岸。北四百里。東至千佛里。一望平川。花柳繁茂。與中國無異。各夷酋分管。或二十家。三十家。百餘家。二三百家。惟順義。東西兩河。皆管。數十家。統以頭目。其蓋樓臺殿閣。不可勝計。仍築城一座。名曰歸化城。去廣德。若居。酋長。止富。趙全。家。為。受。幸。用。事。嘉。靖。間。入。北。省。以。革。導。之。降。廢。卒。未。傳。若。歿。貢。縛。送。中。國。忠。正。典。刑。

倍於城內。駝馬如林。間有驢騾。其屋皆以土覆頂。貼對皆漢字。窗戶精好。其人男婦衣帽無別。惟婦人則以珊瑚馬腦相繫作墜環懸耳。銳其下。長寸餘。卷黑布如筒。貫髮其中。垂於兩肩。亦有耳垂兩環者。亦有項帶銀圈。或數珠者。亦有紅錦作帕。或作人字分貼項後者。最重其帽。以露頂為羞恥。俗最尊信喇嘛。廟宇林立。魏煥非常。其製類西域之天主堂。多用白布書番經。懸於長竿之上。風中飄颺。若旗幟然。中一廟尤壯麗。入門金碧輝煌。爛然奪目。廣廈七楹。柱施丹艷。正中直上如斗。頂及四壁皆畫山水人物鳥獸雲霞神佛宮殿。非中華所見。

亦類西洋畫中間一僧披黃衣袒右臂巍然南面而坐
所謂庫土克免猶華言活佛也其僧自言能憶數世生
身軀殼雖易其靈不昧此僧生於臨洮之和州則猶內
地然不能漢語詢其年纔二十有二貌莊氣靜類有道
者無論貴賤皆免冠三叩首謁其座前長跪其僧用手
撫其頂以此為禮遠近信奉若神不知其操何術也婦
人來叩擇其美者寢焉次早夫婦盛飾同至座前叩頭
自此其夫不敢近恐懷佛孕也俟天癸仍至乃敢再合
土人言昭君冢在城南高阜歸然望之可見遂策馬往
觀道經一河廣二三丈水可及髀古之黑河也岸邊葛

遠史豐州有青塚即昭君墓也別昨日所見豐城乃唐豐州治之富民縣
青塚在名勝志引城塚祀昭君墓青塚在豐州西
十里地皆白草此塚獨青
按名青塚唐杜甫詩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明金勿拉北極錄古堯陽行數十里有山類江南諸山上多白石元氏世王葬其下黃河潤口北三麻元世法帝自太祖至宣宗凡二十帝皆葬起輦谷法流陵去封榆不越墳蓋其國俗也國朝徐蘭渴元世祖法詩曰芙蓉青亂雲宿中有三湖老瓦屋和入遠望綠琉璃知是元家越華谷

蒲特盛茨菇次之有白鷺孤立水濱忽見死人三四和
衣被僵於荒郊蓋其俗死即棄之無掩埋之禮也行三
十里至冢前冢高三十餘丈廣徑數畝其南琉璃碎瓦
堆積滿地意舊有祠宇宮殿惜無碑碣可考止存二石
虎石馬色黑一石獅色純白又有石幢一刻蒙古書暨
旛於上舊傳塞草皆黃惟昭君冢獨青故名青冢今身
履其地目擊凡草皆青一望無別傳聞不可盡信大抵
若此然或草衰時有異亦未可定也冢巔有土人疊土
作小方亭藏畫佛及零碎紬布豆麥於中以土坯堵其
四面冢旁有大柳樹一株塞外所未經見其根分而為

二相去三尺許。去地數尺。復聯為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廣徑丈餘。偃卧數丈。濃陰覆地。蒼翠撲人。樹杪有鳥。如長嘴鳥而較大。二雛伏巢中。尚不能飛。大已如雞。從者戲取之。其母驚飛。鳴繞如將攫人。命釋之而行。未及數武。即投巢。嗚嗚作聲。若相慰者。歸途大雨四合。有物如足練。從地而起。奮迅盤旋。直入雲際。頃刻濃陰如墨。雷電交作。意其龍也。如是者凡三見。疾馳至屯所。僅被微雨。霑衣稍溼。既而雨過復晴。偵者言前路水草不繼。苦無識途者。適噶爾噶國貿易者二人至。城主帥馬公佟公索公召入帳中。親解衣冠賜之。遠人悅服。願為前

導。是晚蒙古諸都統彙送羊八百口。犒師。以禮辭之。夜月甚佳。庖人以菜腐進。食之似八珍。然得詩一首。

題昭君墓

雲陽苦霧當晝黑。長信秋風晚悽惻。漢皇真不及單于。營繕佳城埋國色。崇邱深壙巍然存。有情豐草圍青痕。珠襦周匝玉匣固。至今香骨猶當溫。中華佳麗舜花盡。一坏萬古留乾坤。沙場金屋何厚薄。月明彼此愁黃昏。胭脂山崩黑河竭。穹廬終不祧芳魂。我來弔古徘徊久。手扶蓬蒿奠卮酒。此是紅顏最幸人。椒房永卷無其偶。并勝中宮老白頭。黃貂新室稱父母。

十九日庚寅。晴明酷暑。三軍俱市易駝馬。屯營不行。蒙古守土官具禮上謁。各帥延之款宴而去。聞城中有古碑。因往讀之。然碑文字多兼多舛誤。亦有辨駁之文。繁不及寫。步至城南關。壯繆廟。有老僧閉關誦金剛經。其頭亦留短髮。鐵箍束之。被髮齊眉。乃湖廣武昌人也。姓關名暹。十二歲時。蒙古兵隨

大兵下湖南。被掠至此。已四十年矣。雖為僧。亦仍有妻。與之言。因談及此方風俗。父死妻後母。兄弟死各妻其妻。子死亦妻其婦。誠如中行說所云。惟犯姦者仍有禁。較重於中國之法。且言二十年前。曾于西南五十里外

案遠志豐州統加三振武知本
漢宣帝郡威樂知有負陰
山前帶黃河元親嘗郡威樂
即此唐武德四年建雲中郡
唐武德四年置振武軍節
度使後唐莊宗元年改吐渾
武節度使太祖神冊元年改
盡信其民以東置存鄉兵三百
人防戍焉為知之則振武知在
豐州之西北老僧廟通云至城
西南十里外見振武軍節度
使墓銘其言不妄蓋唐振
武軍節度使豐州之振武知疑
此錄二十一日所分錄之烏斯免
者蓋是振武境也

河干見一古碑。乃唐振武節度使墓銘。惜不能舉其名。亦不復憶其地。午歸營。雷雨大作。未久即止。隨後晴霽。夜有蚱蜢無數。集於帳幄。

登歸化城納涼望陰山作。

遠觀孤城疊翠浮。大荒形勝此山留。半天高截來鴻路。萬古寒凝戰士愁。對面石欹蹲怪獸。盪胸雲出奮潛虬。斜陽屏障蒼茫裡。有客披襟獨倚樓。

二十日辛卯。晴明酷暑。屯營不行。

二十一日壬辰。早微雨。時作行十餘里。登陰山之麓。憇蒙古氈帳旁。見婦人皆跣足。女子年十許歲。猶裸其形。

入山十餘里。山坳有大墳。四圍作城。南向設門。圓其頂。如橋梁。中為方亭。亭中有大冢。冢上作屋。亦圓其頂。以碧琉璃覆之。意必王者陵寢。不知何代遺跡也。其旁多芍藥花。滿山開遍。白九紅一。俱單葉。香似蓮萼。有萱花。金雀。黃刺梅。水木樨。夾雜道左。杏樹尤多。結子如彈丸。已可取食。又有一種白花叢生。數十朵攢簇。類野薔薇。而無香。有一種深黃花。其葉酷似沃丹。花圓如金鈿。又有樹。其葉大類櫻桃。皆不知其名。行上高嶺。名翁阿嶺。又名都楞打八。意李碑所謂捷徑故道也。直上十餘里。山石皆作五色。或赤如赭。或綠如瓜。或白如雪。黃黑間。

之。雖高不陡。尚可騎行。有亂石堆。高數十丈。其上器械如林。有鎗刀弓矢鋼叉。方天戟。盔甲旌旗。旗上或畫佛。或畫虎。或畫大龜。或寫番經。凡蒙古人過此者。必攜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後敢行。聞歸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牢致祭。不知其何神也。既至山巔。怪石插天。兩崖壁立。石路一線。曲折而下。如直入重泉。不知其所底止。臨崖一望。心動股栗。路既逼仄。石復動搖。人馬踐之。岌岌欲墜。有隨足圓滾而下者。其不顛仆也。幾希。如是十五里許。方至山麓。回望天門。劃然屹立雲際。鳥道縈之。忽斷忽續。忽隱忽現。絕險奇觀。化工特造。海內之所僅

見方信一夫當關千人辟易非虛語也山下道平如砥
清泉湧出流為小溪有井三四口散列路旁有刺蝟伏
草間午餘晴皎酷暑如焚又行五十餘里屯昆都勒河
日已暮矣有水滴滴流草間頗涼且甘飲之如得甘露
是日大軍以翁阿嶺險絕難行分而為二一半由此路
一半折而西由烏斯兔入峪其地稍平而過河凡十二
道復至屯所合兵縛炬屯營夜分始卧得詩一首

絕塞見芍藥花

偶生沙磧地猶鬪淺深粧絕域誰相贈空山亦自芳
過時舒別豔換骨吐新香何必雕欄種春風塞外長

二十二日癸巳早晴午大暑晚大雨旋霽得涼夜涼甚
偵者言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屯營不行自
京師至此蓋千三百里矣二十日之內鞍馬勞頓楮墨
不便馬上得句凡十餘首自時厥後路入窮荒山川草
木既不知其名往蹟遺踪又冒昧不可考目之所見觸
口成吟率作七言絕句但取紀事而已隨得隨書一概
不用標題語雜諧亦竹枝詞遺意也其有為者則另用
別體命題不在此數是日得絕句十七首聊以雜記前
此之見聞云爾

北高南下萬峯連車馬行如上水船烏道只留痕一

線旌旗魚貫入青天十五

土膏滋長只蒿萊。大地瘠頑不產材。一望平沙無樹影。春風何苦渡關來。

氈緝穹廬面面勻。蔽風承雨不遮塵。只嫌擡眼撐犁近。月照星窺大睨人。

馬通供爨酪供餐。革布羊裘貉製冠。應傲中原生計拙。苦辛耕織備饑寒。

水草隨時選牧場。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遠徙無離別。白首何人認故鄉。

番語侏離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却思博望操何

術。口作華言萬國行。

驅駝市馬語詳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禦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

石穴玲瓏類屋廬。佛龕傳是法王餘。至人亦避深山跡。益信紅塵不可居。十五日

塞北紅顏亦自妍。寶環珠串錦粧鮮。怪來羞脫蒙茸帽。頂上濃雲在兩肩。解見十日記中

馬上帷中等絮袍。腰橫襍積領緣高。卸來便寄征夫去。不待秋風費剪刀。

義重添丁婦不孀。鵲鴝烏烏共鴛鴦。唐家問俗如能

到不愧巢王與壽王十九日

人奉僧伽若鬼神爭言圓澤記前程不知開闢洪濛
日那得虛空第一身十八日

小姑晨出靚粧新編髮簪花炫好春手熟名香拜高
座夜來禪榻許橫陳十日

地寒人亦種來麩落落鋤犁播陌頭五月嫩苗猶着
地麥秋應待稻花秋十七日

沙草連天短髮毵岐途七聖亦迴驂征人失道黃昏
夜馬矢捫來當指南十日

衣衾送死棄荒田遠望猶疑藉草眠比較生人何厚

薄只爭遮頂一重氈十八日

田父披裘効獻芹黍黃稔黑比方珍可憐蔓草荒原
地多少邠風耒耜人十七日

二十三日甲午大軍分三路進發索帥帥正黃正紅鑲
藍三旗取道東路佟帥帥三旗取西路馬帥帥二旗取
中路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仍遵出都時所定也天晴
暑甚行二十餘里過道旁小溪其上屯喇嘛氈帳數十
又二十里見一泉穴盈數尺許又二十里屯麻魯悉喇
有溪廣長三四尺水不能覆土僅供炊汲而已夜大雷
雨萬馬皆驚蹄聲隆隆與霹靂聲相間雲黑如墨典牧

者不辨東西任其散逸莫能追躡

二十四日乙未早晴前山出雲縷縷盤結高不數丈久而不散午餘酷暑薄暮雨作旋止涼風襲人是日軍士四出收逸馬因屯營不行晚有羣馬突至驗之則佟帥部下鈴記也索帥遣使馳送歸營是夕二帥分屯相去五六十里不意馬驚乃不約而同

二十五日丙申濃陰微雨所至道皆土岡平行無石行五十餘里屯呼蘇土魯長河遠之廣二丈許水深有魚四野多兔逐之急遂亂投營中有徒手得之者晚大雨至夜不止布幄輕單浙瀝之聲達旦竟夕怦怦焉惟恐

其着體淋漓也撫枕不寐悽寂殆不可名久絕杯斝思得斗酒自勞而不可望賦三絕句

沙黃雲黑雨漫漫特為征人釀曉寒百計遣愁無一事睡鄉無路醉鄉難

最愛空塔聽驟雨小窗燈火夜相親今宵徹耳淙淙急幅布為廬草作茵

欲覓村醪試淺斟黃壚萬里渺難尋雨師若解人愁緒雨酒還應勝雨金

二十六日丁酉曉雨止俄頃開霽寒如新冬行三十餘里又見空城故址又行十餘里日光過午大風陡作力

能仆人而其着體覺寒極如冰微雨隨之既止復作旋
颺颺母未足方其寒勁馬不能前加鞭強進恍似輕舟
涉水柔櫓跋浪而行復可三十餘里屯於察罕斤魯有
河可汲風止天開斜陽爽潔出幄獨步宛然暮秋風景
初不自意為炎夏也得二絕句

積土如環十里餘當年烟火萬家廬前人去盡今人
過大地何人獨久居

噫氣砰鉤湧怒濤昏眸驚見萬山搖馬啼獵獵搏羊
角欲趁餘威上九霄

二十七日戊戌天晴無風自出關以來雖陰霽不一然

無竟日不雨者即或行次偶不相值而天外雨脚如麻
遙望可觀惟是日萬里朗潔自早訖暮其間或偶有輕
雲點綴並不掩日二旬之中所未見也道皆土岡馬首
忽昂忽俛行三十餘里遇有兩山夾道不知何名石圓
如壘麩而無樹水積道中其色純黑又三十里有泉可
汲又行五十餘里路稍平而曲道傍氈帳如林牛馬數
萬散布滿野此日因晴明無阻共行百二十里至夜方
屯駐營處名瑪下悉喇嘛魯河水頗清而苦淺窄不贍
汲者軍士掘地為井至三尺餘而及泉得一絕句

馬健牛饒白犂肥漢家陵律便忘歸人心貪得原隨

地牧畜羸筐孰是非

二十八日巳亥晴熱無雲行幾九十里屯哈喇烏素流水隨地縈紆直至屯所淺窄而穢但可飲馬不可汲炊掘井五尺得泉軍頗疲頓晚天外雨過不及此地營中愈覺燥烈非常大抵塞外風土晴則乾炙如焚雨則沾濡似浸求一日晴和爽塏不寒不熱未易得也地多咄勒蘇草高者過三尺許即都人用以作帽者也牧馬強半賴之自出塞北行千有五六百里所見惟書帶草最多花肥葉短駝馬不食一望蓋地如雲至此則漸無矣甚熱幄中不可久坐張傘立於營前受風至暮得一絕句

方觀丞松漢草曰塞外名傳
得理蘇冠絲細御費工夫
知馬到那林野不耐環着色
老枯原注得理蘇草潔白
先勒京師風織涼冠一冠直
類金過瀚海玉那林一跡產
此枯勁過野馬不食之

晴日炎歊逾冀北雨餘蒸濕倍江南我為越客居燕市晴雨交攻兩不堪

二十九日庚子輕陰不雨道皆平沙有物生類芝菌平地蠹出長二三寸色赤而黑狀若蒲槌掘地竟其根長者盈尺類山藥皮為鱗甲類肉蓯蓉其味酸鹹土人寶之可止渴名鐵木耳筍有花亦從地蠹起無枝無葉高不過五六尺上為花房圍圓徑三四寸銳其上如未放蓮萼四向作小花攢簇滿之單葉五出色淡黃微有香近金萱不知其名有小樹高才三四尺大不逾指枝類柳條色黃而亮花如金雀名哈兒哈護麻譯語謂之金

崔木。其皮以飾弓矢。堅韌且華美。塞上珍產也。又有樹高不盈尺。盤結地面如藤。名哈喇護麻。譯語謂之薪木。彼土刈以為薪。云青而易爛。徧地皆是。而無寸草可以飼馬。馬上時覺香風撲面。四顧無所見。不知係何等花。從何處來。行五十餘里。忽見豐草蒙茸。高可及膝。穗如鴈麥。縱橫三四里。塞外所未見也。縱馬飽食。過此又皆平沙矣。又行四十餘里。屯阿兒七耳。速不喇高岡之上。旁多蘆葦。水流其下。黑而穢。不可飲。仍掘井以汲。三十日辛丑。早晴。行過土岡數重。平行無石。厥土鬆軟。陷馬沒蹄。有黃羊突出坡間。其行如飛。從者馳馬逐之。

竟不能及。午餘酷暑逼人。日光燦目。忽雲興雨雹。交作如霰。瞬息便止。暑益甚。共行七十餘里。屯喀輪阿巴兔不喇山坡。黑石磷磷。絕無水草。掘井得水。鹹不可吸。牧馬數里之外。草亦不繼。此地為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顛堆石為砲臺。累累若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即入噶爾噶地面矣。以兩國于此畫界。故謂之喀嚕喀嚕者。譯言邊界偵探也。由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大約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嚮導者。故紆其途。折而西數日。方折而東北。計地則多七百餘里。計程則多十數日。且山嶺崎嶇。梯高步險。以致駝馬疲頓。不能前進。不得已。

噶爾噶今官書俱作噶爾噶

喀嚕今官書作喀嚕

案蒙古志後未為蒙古
外四盟處與中直隸為唱
亦唱國耳

盡留輜重。輕裝減騎而前。止就正紅旗所留疲乏馬匹。
已四百有餘。統計全軍羸頓委棄者。不知幾千百騎也。
六月朔日壬寅。天晴大暑。輕騎進發。地多沙石。或赤如
硃。或黑如鐵。草根布地。不能萌蘖。以手搗之。隨手滷然。
飄散成灰。蓋亢旱日久也。入噶爾噶境。其岡巒形勝。與
蒙古界中。無甚大異。惟沙深倍常。非內地之比。古人每
言北荒之地。必稱之為沙漠。良有以也。若草枯泉涸。則
非特地氣為之。抑亦天時使然云。午餘酷暑如焚。而無
勺水相濟。渴者昏迷。至不能言。行三十餘里。路入兩山。
石狀巉崿。如亂堆散墜。中為通衢。浮沙滿之。色黃深尺。

寸草不生。凡二十餘里。山盡沙亦盡。屯於卓得呼。掘井
以汲。途次絕不見穹廬駐居。後有至營中為市者。其人
獺皮帽。革帶衣。下截褶疊。如朝衣之制。前為方領。長尺
餘。廣二寸許。亦以獺皮為之。橫亘胸前。其右隨衽折而
下。緣至帶傍。其富者則以錦緣其裡。項掛數珠。見之始
覺身在絕域矣。慨然悽慘。信口成吟。得三絕句。

征鞍歷盡外藩屏。今日真為異域行。國土不須疆界

辨。馬蹄新試軟沙聲。

外藩指蒙古也。

無物當空障火輪。石燃爐炭草飛塵。從來早熱枯禾
黍。誰信兼枯道路人。

元薩都刺上京雜詠詩
中官隊仗寺官車小樣
紅靴踏軟沙

駐馬荒郊問土風。呼來裘帽簇蒙茸。殊音異服休生
訝。猶喜居然面目同。

初二日癸卯。半晴微暑。行不數里。黃沙蓋地。其深過尺。
山顛平地。厚薄略同。馬蹄踐之。簌簌有聲。深處幾不可
拔。雖有駿足。莫能馳騁。每一車。必須數騎推挽。猶不能
前。窪處軟沙尤厚。其色較白。足不可竚。有羣馬誤入其
中。陷蹄沒腹。強起復陷。人行其中。移步稍緩。亦即陷入。
牧者裸身跣足。疾走而前。百計取之。終不能出。至無可
奈何。乃置之而去。沙中絕無水泉。而間有青草。馬稍得
食。如是約三十里。沙乃盡。意漢之所謂大漠。唐之所為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遼山
大石林牙深入沙。子立天祥之
子梁王為帝。沙子者蓋不毛
之地。平沙廣漠。凡三晝夜始
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
水泉。人多渴死。凡三晝夜始
得度。此即今外蒙古喀爾
喀地。此記有月初。以後數
日之程途也。

大磧。即此地也。凡過山岡。三十餘層。多上少下。馬力竭
矣。自歸化城以北。皆折而東北行。至是稍折而西北。共
行九十餘里。屯波落呼祭兒。掘地四尺。泉湧如奔。人馬
沾足。大約一井可供十馬之飲。沙色黑白紅黃。錯雜不
一。往往隨掘隨塌。蓋有沙無土。塞外無地不然也。晚大
雷雨。少頃即止。雷甚震。而雨不多。仰視蠖螋橫空。昏黑
方滅。大抵塞北一雨。則蠖螋必見。無論早暮。日高則低。
日低則高。斷續隱顯。倏忽屢變。或不見其中。兩脚對峙。
如橋柱。或全身不現。而忽露尺許於雲表。或複疊掩映。
多至三四層。青紅眩目。亦異景也。得四絕句。

三尺黃沙蓋地浮。不分深谷與山頭。將軍若解量為米。片地須傳十萬籌。

沙弱難勝倦馬眠。圉人奔救亦埋肩。須愁厚載多虧缺。直洞坤輿入九泉。

荒原雖慮井泉枯。三尺逢源內地無。我欲盡剽沙磧去。頓教漠北有江湖。

雨後天低現蠓蝻。舉頭朝暮在西東。風人不禁殊方指。枉却橫空半玦紅。

初三日甲辰。晴暑無風。駝馬盡疲。糧車在後。屯營待之。土人獷悍無主。頗多攘竊之盜。行路須糾伴。然後無患。

單騎而出。往往有被困者。以茶布易其畜產。必狡獪百出。全無實語。倍甚中土。舊傳北方之俗。樸實可信。有太古風。殊不足據也。

初四日乙巳。晴朗無風。行共九十餘里。所過惟黃岡沙磧而已。沙深處。須輕移疾走。方免蹶陷。或人體肥。或馬足重者。多遭傾仆之患。有一二肥鈍之人。陷入沙中。深不可出。號呼求救。眾目注視。莫能措手拯拔也。蓋稍一延緩。則併已身亦陷。從井救人。愚不至此。事真有無可如何者。馬畜愈在所不論矣。抵晚屯呵呢七不喇。天無寸雲。地無寸草。酷暑如焚。掘井二丈。不得水。人馬苦渴。

氣不能舒，覓井於數里之外，稍濟。喝人不能及馬，聽其委頓而已。是地喜無沙累，索帥領眾馳獵，頗有所獲。至暮還營，以所得黃羊見遺，燎而食之，肥美特異於他獸。得一絕句。

喝人盃水勝瓊漿，九仞徒穿地脉傷。賴得景宗分味至，馬通燃火燎黃羊。

初五日丙午，五更風驟作，繼以微雨。卯半而晴，行六十餘里，淒涼極目，而沙幸不多。道傍有樹，高者二丈餘，短者三四尺，林立荒郊。枝類枸杞，葉類剔牙松，不識其為何名。途次有山，黑石磷磷，狀奇而醜拙。又三十餘里，屯

搜脊烏塗罕，掘地五尺得水。人馬霑足，草亦粗給。向晚涼風襲人，是日較之於昨，為從容。肆體甚適矣。得一絕句。當午征人赤汗流，斜陽未墜換深秋。馳驅莫說勞王事，萬里真成避暑遊。

初六日丁未，早陰午晴，行不數里，有山遍覆黃沙，上載黑石，如伏虎蹲踞。地多黃花，瓣尖五出，有草枝幹交加，色青且嫩，而無葉無花無蕊，皆不知名。行七十餘里，屯喀兒拜果，必逐爾回不喇。其地豐草綠縵，高可及膝。蘆葦尤多，流水蜿蜒，廣尋深丈。雖濁可供飲馬。自入噶爾噶界以來，所未見也。屯背土岡，短樹蒙茸，布滿其上。掘

地得水甚易而頗鹹俗傳此地多鬼土人莫敢居之夜
大風徹曉聲若濤枕上得一絕句

風力多因樹力宣塞天無樹亦轟衛夢回忘却眠砂
磧錯認江湖夜泊船

初七日戊申輕陰不雨黃沙滿地頗礙輪蹄然較之往
日所經相去倍蓰矣行八十餘里屯屋蘭忒門掘井得
水頗甘而馬苦乏草沙中見朽木一節斧鋸之痕宛然
取而視之則石也堅不可琢

初八日己酉晴暑燥烈行五十餘里兩山夾道上多黑
石峻嶒壁立水繞其下淤而不流崖傍有樹三四株中

阿魯忒今作額魯特是時
尚未因附與喀爾喀同故此
條與張文端之奉使俄羅
斯行程錄均移以阿魯忒
國

軍黃蓋憇其側遠望若畫圖然水次草特肥茂而地苦
窄不足以牧馬乃又前行可十四五里屯克喇阿祭勒
罕四面皆平山亂石散列其下井泉亦甘而苦草少不
足徧飼馬匹是日見土人有襁負而遷徙者主帥遣通事
人詢之傳說彼國國主與阿魯忒國接戰而敗其人皆
逃然猶未得其實據主帥索公因與章京等密議發遣
理藩院官喇員外前往各處踪跡佟馬二帥為合兵之計
初九日庚戌晴暑燥烈行四十餘里見山下有大井一
所又三十餘里山下有小井二所又二十餘里見有山
石白如雪高出眾山之上又二十餘里屯齊爾兔寸草

徒失也免汗今官書皆稱
土謝圖汗

但八即元史勝巴三字
庫土克免今譯作呼圖
克圖

色楞格乃河名此河入俄
斯之北海蒙古語謂河
曰必喇此云土鍊必喇即土
拉河也

皆無止得大井一所。然水少不足給。又穿三四所。井水
終少。途中見噶爾噶國人。男婦追隨。駝馬雜沓。絡繹而
南。不下數萬。奔忙惶惶。若有人躡其後者。通事詢之。乃
知其主徒失也。免汗提兵五十萬。與阿魯忒國主戰於
邊界。一戰大敗。全軍奔潰。國主逃避。不知所之。北方諸
國之俗。勝負但決於一戰。戰既敗。則上下皆烏獸散。
不可復振。且言噶爾噶國主之弟。所謂折不尊。但八庫
土克免者。一方之所聽命。雖為僧。權侔其主。亦逃避莫
知所在。其所居地名土鍊必喇。去色楞格不數程。為我
軍取道所必由之路。亦為阿魯忒所燼。勢不可復往。變

此即前日初二所屯之地
蓋已回頭走百十里矣

曾年。倭名勝志五引九邊所
畧云古大同城在天固山上。今離
新平僅外一百五十里。黃台
吉五路部。駐此。極強悍。
夏移乘白海子

生意外。人懷疑懼。傳言洶洶。莫得其情。

初十日辛亥。晴暑燥烈。軍中欲待俟馬。二帥合兵會議。
而屯所絕無水草。可以飼馬。供汲。偵者又言。前途更甚。
萬難駐軍。因復移營至克喇阿祭勒罕。見途中遷徙者。
蟻聚蜂屯。其色驚惶。俄有噶爾噶國台吉二人。飲馬道
左。台吉者。譯言諸王也。明隆慶間。蒙古俺答部犯邊。其
子名曰鐵背台吉。其弟之子曰黃台吉。然則台吉之為
稱也。舊矣。其人年甫二十許。貌甚白皙。狐帽錦衣。左耳
以珊瑚寶珠銀鏤作墜。環長可寸餘。鞍馬鮮整。似貴介
者。亦聞變而南徙也。晚車臣汗使至。以敗北聞於我軍。

始知實信。乃阿魯忒國主戰勝之後。即以奇兵突入。徒失也。免汗所居之地。掠其親屬輜重。又大捷。車臣汗者。亦係徒失也。免汗之弟。分王噶爾噶東偏。其主新走。其人亦潰散不支。故來告敗。是國兄弟並立。號稱強大。而一旦土崩瓦裂。忽焉至此。強弱無時。亦可嘆詫也。夜理藩院齎奏使者亦至。索帥因具疏備述始末。馳驛上聞。

是日傳聞阿魯忒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遏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尤窘。躬擐甲胄。以備不虞。夜命營中控馬披執。立以待旦。惟二漢臣聽其自便。然人

人內危之甚。終莫敢就枕也。比曉。合營交相慶慰。如更生然。紀載多飾詞。故復誌其真境如此。以貽同志知之。案噶爾噶國在中原之正北。其地左直燕京。中直山西。右直關陝。自張家口出塞二千里而至其界。其西為阿魯忒國。南直寧夏甘肅。西踰中國之西。包出雪山葱嶺。與回回雜居。或即回回種類。亦未可知也。當我

太祖龍興。蒙古諸部落以次臣服。為四十九家。家設一旗。旗各置都統。環衛九邊之外。無事則歲奉朝貢。有事則調遣征伐。使命往來。俱置郵遞。不異塞內也。蒙古地面。東西五六千里。南北僅千餘里。其極北邊界。號為喀

嚕喀嚕之北為噶爾嚕國。西北為阿魯忒國。二國號稱強大。雖亦遣使通好中華。與其人往來貿易。然與本朝一體稱帝。提封各數千里。俱以馬上遷徙為國。無城郭土著者。然亦各有分地焉。噶爾嚕國主名徒失也。兔汗兄弟共七人。其一為車臣汗。分王東偏。一為依第里西巴兔爾台吉。一為僧號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兔參預國事。餘不知其名。往年其幼弟作亂叛去。徒失也兔汗追至阿魯忒界中殺之。並殺阿魯忒數百人。弟之子亡入阿魯忒。由此二國有隙。阿魯忒國主兄弟五人。皆不知其名。二長子失愛於父。不得立。立第三子嗣位。其

第四子亦為僧。號庫土克兔。第五子尚幼。三子立未久。二長子自以為我兄也。乃倮然北面於其弟。積弗能堪。乘間殺之。國人不附。共戴第四子蓄髮建號。磔其二兄而代立焉。即目今國主是矣。自二國起釁之後。聞於本朝。我

皇上廉得其情。特遣理藩院尚書臣阿喇呢諭令休兵。遵

命和好。議既成矣。而噶爾嚕國人獵於阿魯忒之境。復射死其國主之弟。阿魯忒不勝漸憤。舉國興師。連戰大勝。追奔至土喇必喇。即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兔所居也。

此所標四考即明代葉
向高所著列入寶類堂
初笈者也

徒失也。免汗窮蹙無計。適逢我軍前進。遂宣言中國聖
人命將提兵。特來援我。冀以自解。阿魯忒國主聞之。未
察虛實。因懷疑不敢長驅。頓兵觀望。而噶爾噶遂得瓦
全。已後數日。又值我
皇上宣命班師。且特遣使者
諭令罷戰。阿魯忒國主釋疑懷德。遂遵
諭振旅而歸。

據四裔考。北翟種類不齊。稱各異。夏殷曰獯鬻。周日獯
狁。秦漢曰匈奴。漢末曰烏桓。鮮卑。晉曰鮮卑。索頭。元魏
曰蠕蠕。亦曰柔然。周隋迄唐初曰突厥。唐曰鐵勒。回紇。

明之瓦剌。今官書改名
衛拉特。是其遺音。

宋曰契丹。金曰乃蠻。紮蒙古。案蒙古別名韃靼。後改稱元。
混一夷夏者八十九年。而復歸沙漠。從順帝五傳至鬼
力赤。始非元裔。遂去國號。復稱韃靼。西與瓦剌戰。而大
敗。瓦剌者。韃靼別部也。永樂中。其長名馬哈木者。始強。
傳子脫歡。脫歡又傳子也先。而愈盛。起兵攻殺鬼力赤。
迎立元裔脫脫不花。仍復元號。稱帝。南陵中國。已而殺
脫脫不花。殺元裔幾盡。自立數年也。先亦被殺。部落離
散。竄居西北邊荒。脫脫不花之子復立。世擁虛名如故。
而華人則謂之小王子。然小王子日以寢微。諸部落自
是不相統一。嘉靖間。小王子別部曰吉囊。壁河套。直關。

紫喀爾喀有不而罕山有
韓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

中曰俺答。壁豐州。直代雲中。曰老把都。壁張家口。直宣
府。自是西至甘肅。東至宣大。以及山陝四十餘州縣。歲
無寧地矣。萬曆之初。封貢議成。患始稍戢。小王子名號
其時猶存。至啓禎而絕。不復聞。想已廢滅也。魁力赤以
下諸部。雖存亡不一。然皆在近地。今內附諸蒙古。當是
其後。而竟不知噶爾噶為古之何國。或曰即蒙古之別
部也。沙漠之地。無城郭山川。可辨疆域。隨時遷徙。歲久
而分。理固有之。然無確據。阿魯忒之號。又不知始於何
時。元朱思本九邊圖。有阿魯地。在和林之西。玉門關之
北。疑即古之烏孫。漢書西域三十六國。北面皆烏孫地。

雖族類不可知。而其地則近似云。至若所云羅刹者。名
為俄魯斯國。乃奉使本指也。其國更荒遠不可考。聞彼
自誇云。地方四萬餘里。一姓相傳。已六千餘年。此雖荒
誕不足信。然聞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雅克薩城。在噶爾噶
國之南際波斯以東。噶爾噶以西。及回回阿魯忒諸國。最北
邊界。諸國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地之大。亦可意想而知
矣。其俗素奉天主教。所行文移。俱用蠟帝諾字。蠟帝諾
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風尚與西國不遠。故
遣使時。

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但不與二漢臣同旗。所以未

及與之細談。熟詢彼國顛末。或疑為漢之堅昆。以漢書西域傳有云。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道里約畧近似。因案元帝黃龍中。郅支單于西擊烏孫。遂北并堅昆。其後復立國。至梁時名契骨。唐時號紇吃斯。又號黠戛斯。在廢庭州西北七千里。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隔遠。不通中國。故不知其詳。此亦強為之說。以意推之。堅昆不過漢時一小國。歷代遷改。曾不足為有無。何忽至今而強大若是。則其說仍非確論。姑誌於此。以俟異日訂之。

十一日壬子。晴暑。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惶惶。議論不一。晚微雨。旋止。得四絕句。

強國何因忽召災。草枯泉竭馬虺隤。關氏梳掠方臨鏡。捲地弓刀冒頓來。

同在元黃覆載中。天心何事遣爭雄。地無城郭民無信。一戰俄看萬帳空。

名王辭俗點禪燈。未必吞針有異能。道力不勝兵燹急。遁逃猶契豔摩登。

左衽兒郎二十餘。錦衣狐帽耳垂珠。倉皇數騎殘星去。此亦王孫泣路隅。

十二日癸丑。晴暑。竟日無風。屯營不行。待馬。終二帥合

兵之信。抵夜而理藩院喇員外馳至。喘息汗流。云於四日之內。奔走千里有奇。已訂二帥於前途合兵。遂東馬俟旦起發。

十三日甲寅。晴暑早行。途遇噶爾噶南徙者。多不可數。馬少而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飾自頂至踵。都與男子無別。惟兩耳俱着墜環。男子則但左耳着環。而虛其右。乍見莫辨其為婦人也。雖暑皆狐帽羊裘。以木為柙。用盛小兒。置於駝背。兒亦不驚。牛羊各各隨隊而行。不煩呵策。斃牛尤多。其色純黑。間有白者。腹脇毛垂拂地。尾鬃如馬。可以為纓。蓋地而來。前後相望不絕。行六十

餘里。至抑勒呼。即前所經之道也。地有土山戴石。二小井在其西。馬疲不能前進。中道而屯。水少不足贍三軍。仍鑿井以汲。掘地丈餘。得泉頗甘。地無青草。馬嚙枯根。以苟延性命。先一日。噶爾噶南徙者屯於是地。遺棄牛羊。死者相枕。臭聞三四里外。晚理藩院阿尚書使至。亦言前進之難。夜月如晝。三更微雨。得五絕句。

殊俗真同鳥獸羣。紛紛臨難盡忘君。可汗一敗人爭遁。國事軍情概不聞。

茫茫沙磧大荒平。萬里誰遮敵騎行。除却升天兼入地。更無餘術禦追兵。

掣馬驅駝半婦人。白羊黃犢亦隨身。不愁終日移家去。翻愛他鄉草色新。置兒鞍背等懷中。絮裏函盛絡繹從。遇便開襟來乳哺。全家相對在駝峯。一行魚貫向南遷。左耳垂環盡及肩。東面不知男婦辨。幾回盤馬過西偏。十四日乙卯早。輕陰護日。行五十餘里。過齊免舊屯地。所鑿之井已竭。惟舊井尚存。午餘晴暑。行次所遇遷徙者漸稀。又三十餘里。屯烏蘭克波兒。掘井得水。井甘鹹不一。無寸草以濟馬饑。

十五日丙辰。晴明酷暑。行七十里。屯姑兒巴吐嚕。三井可汲。馬饑如故。四面土山。樵枯如赭。晚旋風一道起於西北。掠營之東北隅而過。席捲帳幄六七所。翔舞空中。食頃乃下。而中軍晏然。方搖扇以納涼。亦可異也。得一絕句。

鷓飛車債井翻波。一道驚塵捲白河。叱馭封姨催去急。雙龍泛駕撞人過。

十六日丁巳。輕陰微風。行三十里。屯烏魯蘇泰。天外雲黑如墨。雨脚如麻。而屯所僅霹靂而已。是日忽晴則暑。忽雨則涼。頃刻萬變。山下有井甚大。但水白而濁。不可

飲掘地以汲馬饑已七八日疲不能行偵者言此地有草比至而仍皆枯莖隨手烟飛三百餘里之內不相上下也晚馬帥使至期在三日內合兵薄暮登山四望惟見黃岡高下焦枯一色目力所窮黃沙之外無餘物俄而蝮螭橫空雲光慘淡遙望

神京如在天上不勝南顧銷魂也

十七日戊午時雨時晴黎明蝮螭下垂兩端相去半天不見其腰將午復見於西南低而且近全現如半環中華之所未覩也行三十里有山頂銳石白如雪又十餘里遙見黑痕高下障蔽前路意其廢堡也既至則萬山

林立如斥堠如層臺如覆釜如壘麩迴抱如城散布如碁連屬絡繹如行人負擔而追逐有石上復橫一石岌岌欲墜如舁而度之者有上全下缺洞其中為穴方員斜攢玲瓏萬態如鑿鑿者大者或徑數丈紋皆迸裂如亂塊粘疊而成色多青黑人行其中紆迴曲折而西北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如是三十餘里乃盡其廣則不可知然地本平岡而非山也土人盡徙無由詢其名因以意名為奇石岡石下有井水極甘涼草亦藜茂馬驟見之策亦不前又行三四里屯拉克帶叟疾不喇土山窪然乃卑於石迴首南望猶見滅沒如鬢鬟大雨時作涼

風襲人衣絮不足。佐以披裘。此地有井可汲。有草可牧。人馬俱便。遂決意駐此。以待分道之兵。此後不復前進矣。越二日。馬帥兵至。亦共議不可復前。糧食以盡。進退無策。幸二十六日。旨意忽到。佟帥前此亦至。即於次日回軍。二十七日。紅旗起身。二漢臣隨之。七月十八日。到喀嚕。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稍遲數日。恐俱為絕域之鬼矣。所以得生者。蓋因折不尊。但八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皇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覆沒。欲激

聖怒。

皇上大駭。立命兩侍衛。即日出京。飛馬馳驛來探。既見我軍。遂命班師。京師之駭動非常。皆彼國使臣訛言所致也。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饑渴。度沙磧後。馬死垂盡。軍士多步行。又糧竭莫繼。一日止一餐。既盡喀嚕後。蒙古各旗以米粟相餉。答以銀布。始有兩日米食。又苦不繼。前此所謂一餐者。不過將散麵少許。用水調熟。如糊窗之漿。人吃一碗。以度命耳。然饑猶可忍。渴最難堪。徒行者多以渴而致斃。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計無所出。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拆碎其骨。裹回。其慘

至此若尋常死者則直委之溝壑而已。全軍人數死者九百餘。駝死者千餘。馬死者二萬七千餘。統計費銀二百五十餘萬。吾主僕二人初時分馬七匹。回軍後六馬盡死。止存一青馬。往來不頓。故免於徒行。諸從者無日不走折足趾也。

附錄

劉廷璣在園雜志

戊午傳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荊州。嗣韓。沈古培。心揚。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之。倦軒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煙中去。書自桃花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遇查聲山學士。日久已削髮為僧矣。

王應奎柳南隨筆

吾邑錢玉友。良擇詩十卷。名梅雲集。古體規。昌黎令

體規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
字祇知險絕為工而赴、自雄去鍾情王態遠矣

出塞紀略跋

遂寧張文端公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曾兩刊於說鈴
及藝海珠塵矣至錢本卷出塞紀畝余舊藏張損持
太史手鈔本卷首不著撰人姓名又僅至駐此以待
分道之兵而止疑非全帙置之篋衍已久近從吳興
書賈購得茲本則多末幅十八行暨詩五十三首其
中字句亦大有異同因叅互校正錄入叢書本卷為
虞山名士詩甚清新生平蹤迹畝見在園雜志中今
并錄後乙亥孟秋震澤楊復吉識

